

Jǐ XIANG WEN  
LIAN HUA LOU  
藤萍 著



吉祥纹  
莲花楼

贰 玄武卷  
完美典藏版

吉祥纹  
莲花楼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014034495

JIAN  
SU  
WEN  
YI  
CHU  
BAN  
SHI  
YAN  
YUAN

1247.58  
206  
V2

藤萍 著



吉祥纹  
莲花楼

玄武卷  
完美典藏版

I247.58

206

V2

吉祥纹  
莲花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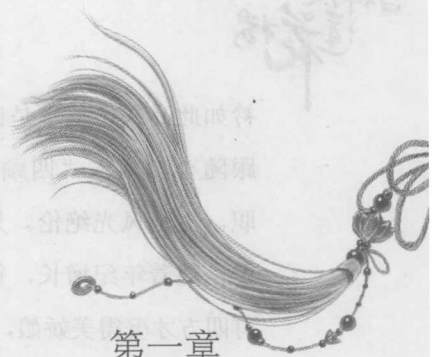


北航 C1714661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阅读改变女性 · 女性改变未来 ——



## 第一章 观音垂泪

扁州本是个不大起眼的地方，它开始出名是二十年前这里出了个穷得发疯最后杀官上吊了事的窝囊废，开始发迹是六年前“紫袍宣天”肖紫衿带着红颜知己乔婉婉到扁州小青峰隐居。自从这两位名满天下的大人物隐居扁州，扁州便突然热闹起来，如小乔酒楼、紫巾布庄、武林客栈、仙侣茶馆等等行当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生意兴隆。江湖中有不少年轻人喜欢到这里喝喝酒打打拳，游山玩水，以期待“偶然”和那两位大人物途中相遇，亲热一二。但肖紫衿和乔婉婉隐居至今，不知是大侠不仅行侠仗义了得，连躲迷藏的功夫都很了得，还是两人运气甚好，隐居六年，从未有人发现两人究竟隐居小青峰何处。

但本月十五，这个秘密已不是秘密。

苦恋乔婉婉十年之久的肖紫衿肖大侠，终于要在小青峰迎娶乔婉婉，并且发下武林帖，邀请武林同道前往道贺，痛饮喜酒。难怪肖紫

衿如此高兴，他本是世家子弟，从小喜欢热闹排场，性子任性得很，跟随李相夷入“四顾门”后，以一身武功艺压群雄，身任三门主一职，更是风光绝伦。只是李相夷死后，乔婉婉数度自尽，他也消沉许多，随着年纪增长，行事也趋于稳重，不复当年任性，如今人到三十有四方才娶得美娇娘，无怪他心情欢喜，要大大地热闹一场。

八月十五，扁州小青峰百草坡，无论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想去的还是不想去的，大家统统都要给肖紫衿面子，云集百草坡野霞小筑，参与这对神仙眷侣的婚礼。

### 一 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

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叮叮咚咚……

吉祥纹莲花楼里不住传出敲打之声，李莲花满头木屑，十分专注地把已修补好的木墙表面抛光，然后上一层清漆。这栋原本很宽敞的木楼里此时满地木屑铁钉抹布，十分紊乱。

窗外有鸟在叫，声音很是清脆。他看窗外的鸟，那是一只太平鸟，稍微停顿了一下便振翅飞走了，秋深了，再过不久连鸟雀都罕见。

“李小花，快点快点。”有人搬了他的椅子坐在大门外，兴致盎然地正在吃一只烤鸡，金黄香嫩的烤鸡在深秋日光下映得越发令人馋涎欲滴，何况那人还搬了李莲花的桌子出来，桌上放着一瓶十分有名的美酒，叫作“葡萄”。这搬了人家桌椅出来坐，桌上放了美酒却只倒进一个酒杯的恶客，当然就是江湖“方氏”的大公子方多病。

莫小看他带来的这只烤鸡和这瓶“葡萄”美酒，那只烤鸡据说是雪山松鸡与芦花鸡之后代，用桑木慢火加蜜以及十数种神秘调料精心

李莲花

烤就，而那瓶美酒则是朝廷赠与“方氏”的自西域进贡来的贡品。方多病携带两样美味来看望老友，当然美酒和烤鸡都是进了他自己的肚子，他不过来借李莲花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而已。

“啊……”李莲花本在看鸟，闻言转过头来，很遗憾地看着那只已千疮百孔的烤鸡，“快要好了，我本已饿了，但看着你的鸡，突然又不饿了。”

方多病对着鸡腿大咬一口，十分享受地问：“怎么不饿？”

李莲花叹了口气，“你若是带来一只整鸡，那也罢了，这只鸡给搞得就跟狗啃的一样，让人哪里有心情……”

方多病这次却不生气，笑嘻嘻地吃肉喝酒，“是吗？我一早知道，李小花的话是万万不能信的。”

李莲花又叹了口气，“你又变聪明了。”

方多病喝酒喝得啧啧有声，“五天后的肖紫衿和乔婉婉的大婚，我家收到喜帖，这就要让方大公子送红包去了，莲花你去不去？那个媚眼在你脸上瞟来瞟去的姓苏的小姑娘定在那里。其实我实在想不通，论长相，本公子比你清弱俊美，论气质，本公子比你温文尔雅，论风度，本公子一贯翩翩，而且从不装傻骗人，忠厚老实又诚恳可靠，居然遇见的许多小姑娘都喜欢往你脸上瞟媚眼，真是奇怪也哉……”

李莲花斯文地抖了抖衣袖上的木屑灰尘，微微一笑，“因为我比你有名。”

方多病噎了一口鸡肉，瞪起眼睛，“这倒也是……你比本公子有名的确又是一件奇怪也哉的事……死莲花，李小花，五天后的大婚你最好跟我一起去，这是我家老爷的意思；你若不去，我就绑了你去。”

李莲花吃惊地看着他，“你家老爷的意思？”



方多病斜眼看着他，“你不明白？”

李莲花立刻摇头，“我当然不明白。”“方氏”的老爷养尊处优，与朝廷达官贵人交往密切，素不过问江湖闲事。

“你忘了？我有个娇滴滴的小姨子，也很喜欢往你脸上瞟媚眼的……”方多病笑嘻嘻地道，“虽然上次你给她看病，害她上吐下泻了三个月，但是她却没有怪你。”

李莲花大吃一惊，“啊……”

方多病悠悠地道：“我家老爷也觉得小姨子年纪不小，难得有人让她一见钟情，所以他有意思招你做我小姨丈。这次肖紫衿的婚礼，冲着他的面子，我家老爷也会去，要我绑了你去给他仔细瞧瞧……”

李莲花立刻摇头，“如此不妥，大大的不妥。”

方多病心情十分愉快地继续喝酒吃肉，“其实我那小姨子虽然娇滴滴的，做作又无聊，但的确美得很……”

李莲花又摇了摇头，突地一笑，“其实肖……大侠的婚礼，我本就会去，只是万万不是为了做你姨丈。”

方多病倒是有些意外，停下酒杯，“你会去？”

李莲花正色道：“不但会去，还要送一份大礼。”

方多病上上下下地打量他，“真的？”

李莲花点头，“真的。”

方多病道：“我信你才有鬼。”

扁州，百草坡，野霞小筑。  
时已是深秋，小青峰百草坡的草色已近微黄，虽是新婚将近也有几分喜气，却不脱八分萧索。几缕黑烟在山风中消散，点点带着火星的纸烬刹那随风高飞，蹁跹向天空深处。风中混合着烟火、泥土和草梗的味道，令人一闻便知：有人在上坟。

天色黄昏，百草坡野霞小筑门前不远有一处石林，石林之中有片不小的水潭，潭水深不可测，水潭旁边立着一个简单的石碑，石碑之后是一个土冢。

碑前未曾烧尽的冥纸仍在飘零，坟前烟火未尽，两人并肩跪在坟前，默默无语，似是已经跪了很久了。那两人是一男一女，男子身着紫袍，身材挺拔修长，侧望面貌英俊，目光炯炯，颇具慑人威势；女子一袭白衣，身材婀娜，一头乌发绾了个髻子，未戴金银饰物，却在鬓边插了朵白花。

这二人正是五日后将要成亲的主儿——“紫袍宣天”肖紫衿和李相夷的红颜知己乔婉婉。两人所拜的是李相夷的衣冠冢，并肩跪在衣冠冢面前，也已跪了半个时辰之久了。两人都未说话，只是静静看着那碑上“挚友李相夷之墓”七字，彼此出神。

“真快……已经十年了……”跪了许久，乔婉婉终于缓缓地道：“已经十年了。”她的面貌娴雅端庄，并非十分娇艳，却别有一份温婉素净之美，语调听不出是悲是喜，似是十分茫然。

肖紫衿缓缓从坟前站了起来，振了振衣袍，“十年之中，你我之间，并未对不起他。”

乔婉婉点了点头，却仍跪在李相夷坟前，垂眉闭目，不知在想些什么。

肖紫衿伸手将她扶起，两人相依相伴，缓步走向野霞小筑，慢慢关了大门。

肖紫衿和李相夷相识在十二年前，那时候李相夷十六岁，他二十二。彼时，笛飞声尚未组成金鸾盟，江湖安逸。他和李相夷，以及后来成为四顾门二门主的单孤刀三人结拜为兄弟，时常游山玩水，饮酒比武，有过一段年少轻狂的岁月。而后笛飞声祸害江湖，李相夷非但武功了得，而且才智过人，在江湖中影响日大，他和单孤刀渐渐





成了小兄弟的副手。几年后，单孤刀在松林一战中战死，李相夷坠海失踪，风光一度的四顾门风流云散，其中无尽寂寥、个中滋味，除了他之外，又有谁知道？

他扶着乔婉婉回到野霞小筑，屋中早已布置得喜气洋洋，张灯结彩，不若门外之萧索。看了一眼乔婉婉幽黑的眼瞳，肖紫衿突然问：“你还是忘不了他？”

乔婉婉微微一颤，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道：“我不知道。”

肖紫衿并不意外，背过身去，负手站在窗前，山风飒飒，吹得他衣发飘飘，只听身后乔婉婉静静地道：“我只知道对不起你。”

“嫁给我吧。”肖紫衿道，“终有一日，你会忘了他的，你也没有对不起他。”

乔婉婉微微一笑，“早已答允嫁给你了，嗯，我们没有对不起他。”

肖紫衿回过身来，伸手搭住她的肩膀，“你是豁达女子，不必在意旁人说些什么，五日之后，我要世人都知道，今生今世，你我白头偕老，永不分开。”乔婉婉点了点头，缓步走到窗前与他并肩。

窗外夕阳西下，树木秋草皆染为金黄，十分温暖和谐。

八月十二日。

距离肖紫衿和乔婉婉的婚礼尚有三天。扁州小青峰下已热闹非凡，小乔酒楼、武林客栈、仙侣茶馆等地方早已人满为患，无处睡觉的武林人不免有人挂条绳子，躺在上面睡觉，而既然有人横绳而睡，必定有人大为不服，在横绳的对面地上横两根狼牙棒，躺在上面睡觉。而既然有人睡狼牙棒，不免也有人睡梅花桩，有人倒吊着睡，有人睡在筷子般细的树梢上，有人睡在水面上，有人在大石上睡觉，第二天醒来大石给他睡成了石渣子……各种稀奇古怪的睡法随处可见，

李莲花

听说其中最耸人听闻的是有人睡在蜘蛛网上，还有人把自己的刀倒插在地上，直接睡在刀尖上，也不知真的假的……

李莲花和方多病是在八月十一日乘方家的马车来的，所以睡在武林客栈天字一号房的床上——那房里本来有客，但是他先被方多病一手“立纸如刀”，把薄纸插入木桌的本事吓得魂飞魄散，而后拔起插入木桌的那张五十两银票跑得犹如兔子般快——方多病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人并非来参加肖紫衿的婚礼，不过是个路过扁州的客商。

武林客栈最好最舒适的房间共有四间，都号称天字一号。李莲花住了左边一间，方多病住了左二，而右边第一间住的就是苏小慵，右边第二间住的正是赫赫有名的“乳燕神针”关河梦关侠医。方多病和李莲花是在吃饭的时候遇见苏小慵而后结识关河梦的，之前苏小慵假冒关河梦，他们和真正的关河梦倒不相熟。

李莲花的房间里，此时四人正坐在一起喝酒。苏小慵换回女装之后并不十分娇美，个子高挑，身材干瘪。方多病私心觉得她还是男装俊俏得多，无怪假扮男人像得很。关河梦英挺秀拔，只是不善言笑，为人十分认真严谨，和李莲花大大不同。

“李前辈，我在十五日前收下一个病人。”关河梦与李莲花结识之后一开口便要讨论医术，方多病十分耐心地听着，偷眼只见苏小慵的目光在两个男人之间转来转去，心意不定，不免暗暗好笑。

关河梦道：“该病人血虚体弱，自言日见鬼魅，惊悸怔忡，夜不能寐，而后持刀杀人，十分狂躁。我用黄连、蓝汁、麦门冬、茵陈、海金沙、紫参、白头翁、白薇、白鲜皮、龙胆、大黄、芍药十二味药水煎连服数日，未见效果，以银针刺穴可暂压狂躁，却不能治本，不知李前辈有何看法？”

李莲花道：“可以尝试加一味虎掌。”

方多病一口冷酒差点喷了出来，虎掌？老虎的脚掌？却听苏小慵



咦了一声道：“虎掌有剧毒，下药须谨慎。”

关河梦摇了摇头，“寿星丸之说本草有载，只是……”他沉吟了半晌，“只是想那天南星本是药草，在土坑中倒入三十斤红热木炭加五升烈酒闷上一日一夜，那……那岂非成了草木灰……”

李莲花想了想，“病人若是武林中人，内力不弱的话，不妨将新鲜虎掌直接服下。”

关河梦大吃一惊，和苏小慵一起瞪着李莲花，半晌说不出话来。

方多病听得莫明其妙，全然不知所云，不知李莲花所说的“虎掌”和关河梦所说的“天南星”乃是同一种剧毒药草，又称“虎掌南星”。虎掌味苦性温，有剧毒，有化痰消淤、祛风止痉之效，《本草纲目》中有载。医治惊悸、狂惑之症，可用“寿星丸”。用虎掌一斤，掘一土坑，以炭火三十斤烧红，倒入酒五升，渗干后把天南星放入其中，用盆盖住。第二日取出研末，加琥珀一两、朱砂二两，以生姜汁调面做成丸子，煎人参、石菖蒲汤送下，称为寿星丸。虎掌大毒，用药须谨慎，未经炮制轻易不可内服，李莲花居然要病患将剧毒直接服下，那无疑是以内力修为与剧毒搏一次性命。

酒桌上气氛僵滞了一会儿，关河梦慢慢地说道：“李……你这是在杀人……”他本想称呼“李前辈”，但心里委实惊怒交集，这“前辈”二字，却难以出口。

李莲花道：“若他是因为中毒疯癫，将虎掌直接服下，应该能够清醒。若是内力不足抗毒，可以泡水再服，虎掌虽有剧毒，却能延迟或者缩短疯癫发作的时间……”

关河梦和苏小慵不知李莲花不通医术，只是惊疑，方多病却是大大地吃惊，李莲花对医术一窍不通，此时居然敢说虎掌可以医治疯癫，真的是很奇怪……

“你怎知病患是中毒疯癫？”关河梦沉声问。苏小慵知道关河梦

李莲花

说到的“病人”指的是他的好友“龙心圣手”张长弓，张长弓被人下了迷魂之毒，已疯癫了数月之久，关河梦医治半月，始终不见起色。

李莲花一怔，歉然道：“啊，我随口说说……”

关河梦脸现愠色，“治病救人，若无十分把握，岂可轻言？你可曾如此医好病患？”

李莲花张口结舌。

关河梦虽不再说话，方多病已看得出他心下不快至极，一开始对吉祥纹莲花楼主人尚有几分别敬，说到如今，关河梦对李莲花已是大有成见。突见关河梦对苏小慵瞪了一眼，方多病猛然醒悟为何这位关侠医一开始对李莲花就不大亲热，他心下大笑，这位侠医敢情对义妹倾心李莲花大为不满。

李莲花见关河梦神色冷淡，满脸歉然坐在一旁，方多病对他翻了个白眼，苏小慵却道：“关大哥你又怎知李……李大哥他不曾以新鲜虎掌医好了病人？李大哥是当世名医，虎掌虽有剧毒，说不定正是因为有剧毒，所以对某几种疯癫十分有效呢。”

李莲花啊了一声，尚未附和，关河梦冷冷地道：“你能确保病人服下天南星一定能够痊愈，绝不会死？”

李莲花苦笑道：“不能。”

关河梦砰的一声拍案而起，大怒道：“那你便是以病患试验药物，草菅人命！”

李莲花和方多病都吓了一跳，苏小慵叫了一声：“关大哥！”关河梦疾恶如仇性子耿直，脾气虽不甚好，对待病患却极有耐心，她也很少见他如此大怒，但以活人试药乃极其残忍恶毒之事，她也隐约明白。

方多病打圆场赔笑脸，“服下剧毒也无妨，只要有人以至纯内力化解，就不会有性命之忧，哈哈。”



关河梦气极反笑，“这等功力世上几人方有？李相夷？笛飞声？少林元化掌门？”

方多病正要辩说他家方而优方老爷子也有这等功力关河梦你竟敢看不起他家祖宗……李莲花已用一杯酒堵住他的嘴，微笑道：“我突然困了。”

关河梦摔袖便起，怫然道：“告辞！”头也不回，拂袖而去。

苏小慵看了李莲花一眼，顿了一顿，欲言又止，终是狠狠瞪了他一眼，追着关河梦出去。

方多病差点被李莲花那杯酒呛死，好不容易才喝下，怒道：“你干什么？”

李莲花叹了口气，“我怕你再说下去，关少侠要拔剑杀人。”

方多病揉了揉被酒呛得难受的喉咙，嘀咕了一声：“还不是你不懂装懂胡说八道，让他暴跳如雷？”

李莲花喃喃地道：“下次定要说不李莲花对医术半点不懂，一窍不通，无论头疼脑热，伤风咳嗽都万万不要来问我……”

方多病忍不住好笑，“你要是说你一窍不通，他必定也要生气。”两人面面相觑，突然大笑，又饮了两杯酒，各自沐浴上床。

一夜好眠。第二日起床的时候，关河梦早已起身，不知上何处去了，苏小慵一人独坐客棧楼下一桌，见李莲花和方多病下来，微微一笑。李莲花报以十分抱歉的微笑，振了振衣角，和方多病在她桌边坐了下来。

“李大哥早。”苏小慵今日一身淡紫色长裙，略施脂粉，倒是比昨日美貌许多，不知是为谁梳妆。

方多病白衣皎洁，施施然在她身边一坐，“不问方大哥早？”

苏小慵规规矩矩地又道了一声：“方大哥早。”

李莲花温言询问关河梦何处去了，苏小慵道关河梦正在小青峰下

观音垂泪

等候要一同上山道喜的“风尘箭”梁宋、“紫菊女”康惠荷、“白马鞭”杨垂虹和“吹箫姝”龙赋婕。这四人并不相识，但都曾受过关河梦救命之恩，此次肖紫衿宴请天下武林客参加他的婚礼，这些后生晚辈也都远道而来。关河梦早到几日，为朋友定下房间，此时已去接人。

方多病大赞如关河梦这等侠士古道热肠，李莲花连忙买了八个馒头，倒了八杯茶水等候关河梦五人归来。苏小慵见李莲花极认真地摆放馒头的位置，既觉得好笑，又心里甚是温馨。李莲花人极聪明，又是名震江湖的人物，却从未自视甚高，看他买馒头的模样，如何能认得出他是一位医术通神而又才智绝伦的奇人？

“今日已是十三。”方多病道，“再过两日，就是婚期。”

苏小慵呷了一口茶水，“乔姐姐真是令人羡慕，能和李相夷这样的奇人相遇，而后又有肖大侠这样的痴情男子守护，十年……”她轻轻叹了口气，“是多么漫长的岁月，肖大侠从未离开过乔姐姐身边。”

方多病奇道：“你认识那两个人？”

苏小慵点了点头，“我和关大哥八月初八已经来到，上小青峰游玩的时候遇见了他们，他们正在给李相夷的衣冠冢上香。”

李莲花微微一笑，“斯人已矣，活着的人只要过得好，死者就能安心，倒也不必如此执着。”

苏小慵却道：“那不过是李大哥你自己的想法，江湖上还是有不少人说乔姐姐一女配二夫，说她心志不坚，移情别恋，再难听的我都听过。”她哼了一声，“李相夷已经死了十年了，凭什么女人就要为男人守活寡一辈子？乔姐姐又没有嫁给李相夷做妻子。”

方多病插口道：“这骂人的人多半在嫉妒肖紫衿。”

苏小慵愕然，“嫉妒？”



方多病一本正经地道：“他心想：乔婉婉你变心怎么不变到我这里来，竟变到肖紫衿那里去？你若变心嫁给了我，便是从良；嫁给了肖紫衿，就是荡妇。”

苏小慵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后又忍住，“你这话让肖大侠知道，定要打破你的头，他无比敬重乔姐姐。”

方多病好奇，“怎么敬重？”

苏小慵道：“肖大侠待乔姐姐很温柔，他虽然不常看她，但是乔姐姐无论要做什么、在想什么，他都知道；乔姐姐要做什么事他都不反对，再小的事他都会帮她做。我真是羡慕得很……”

李莲花听着，突而微笑，眼色也甚是温柔。

方多病却道：“肖大侠也忒英雄气短、儿女情长，难道他娶了老婆，还要给老婆擦桌扫地、洗碗做饭不成？”说到擦桌扫地，他看了李莲花一眼，心里一乐：这死莲花若是娶了老婆，倒是必定在家里擦桌扫地洗碗做饭的。

“这个……乔姐姐想必不至于让肖大侠如此吧？”苏小慵皱眉，被方多病一说，她还真不敢说肖紫衿婚后就不会在家里擦桌扫地。方多病本在胡说，见她当了真，心里暗暗好笑，十分得意。

几人正在闲谈胡扯之间，突见门外一阵马蹄，有几个人在武林客栈前下马，快步走了进来。

苏小慵叫道：“关大哥。”

当先进来的是关河梦，一身黑色长袍，十分英挺，见李莲花、方多病和苏小慵同桌而坐，脸色微沉，却不失礼数，“两位早。”

李莲花连连点头，“早，早。”方多病却往他身后张望。

关河梦身后四人两男两女，两名男子一人作书生打扮，一人身着紧装。书生打扮的那人腰上悬挂玉佩的腰带乃是一条软鞭，自是“白马鞭”杨垂虹，据说此人一手“白马金络鞭”在天下鞭法中可排第

五。灰袍紧装之人是“风尘箭”梁宋，此人的武功并不怎么高明，但是为人诚恳勤毅，侠名甚隆。两名女子一位娇美明艳，身着绿色衣裙，是“紫菊女”康惠荷；另一位却是一袭布裙，不施脂粉，天然一股书卷之气，正是“吹箫姝”龙赋婕。

几人相互介绍，不住拱手，一阵“久仰久仰”之后，终于坐了下来，对同桌之人竟是大名鼎鼎的吉祥纹莲花楼主人和“方氏”少主也是十分惊讶，尤其李莲花以神秘闻名，却居然是如此文雅寻常的一介书生，不免都是心下诧异。

略饮了几杯茶水，攀谈起来，方多病才知道这几位侠少侠女，不仅被关河梦救过性命，也被肖紫衿救过性命。

“风尘箭”梁宋道：“我生也晚，未曾赶上四顾门和金鸾盟的那一场大战，但有幸在两年之前月支窟一战与肖大侠有过一面之缘，肖大侠相貌英俊，为人潇洒，和乔姑娘确是天生一对。”

康惠荷抿嘴微笑，“肖大侠确是英俊潇洒，但也未必天下无双，梁兄武功虽然不及，英雄侠义却犹有过之。”这位姑娘容貌美丽，嘴巴很甜。

与她同来的“吹箫姝”龙赋婕却是嫣然一笑，“梁兄英雄侠义犹有过之，也有人英俊潇洒与英雄侠义都不逊于……”

康惠荷满脸生晕，嗔道：“龙妹妹！”

龙赋婕似笑非笑地看着关河梦，举杯喝了口茶，拿起面前的馒头，悠悠撕了一片，吃了下去。

方多病饶有兴致地看着关河梦，李莲花规规矩矩地喝茶，目不斜视。

梁宋轻咳一声，他早知康惠荷倾心关河梦，可关河梦却似乎对苏小慵较为特别，为避免关河梦尴尬，他向杨垂虹道：“杨兄远道而来，不知带了什么贺礼？”



杨垂虹本是翩翩公子，也不小气，当下从袖中取出一个如折扇大小的木盒，“这是兄弟的贺礼。”

康惠荷好奇，“这是什么？”

方多病也好奇得很，这木盒长约一尺，宽约两寸。

“这里面是什么？筷子？”

杨垂虹一笑，打开木盒，只见木盒中光华闪烁，却是一柄奇短奇窄的匕首，精钢匕首必是寒光闪烁，这匕首却焕发着一种奇异的粉红色光泽，煞是好看。

方多病看了一阵，突道：“小桃红！”

杨垂虹点头，赞道：“方公子果然好眼光，这正是五十六年前‘天丝舞蝶’桃夫人的那支‘小桃红’！”

龙赋婕颇为惊讶，“听说此匕斩金断玉，锋锐非常，更为可贵的是此匕所在之处，神兵之杀气可令蚊虫绝迹，猛兽避走，是防身神物。你从何处得来？”

杨垂虹颇有自得之色，“‘小桃红’是兄弟偶然从当铺见得，重金买下。肖大侠于我有救命之恩，此匕赠与乔姑娘再合适不过。”

众人纷纷点头，当下相互询问贺礼。

龙赋婕带的是一支风钗，明珠为坠黄金镂就，十分昂贵，最珍贵之处是短短三寸来长的钗身上细细刻有陆游《钗头凤》那一阙词六十字，字字清晰，笔法流畅，确是一件名品。几人啧啧称奇，但心下却不觉觉得新婚之际，这钗上刻这首词未免不吉，但此钗乃是古物，倒也难以苛求。

康惠荷的贺礼是一盒胭脂，那胭脂颜色娇艳明媚，却是西域奇花所制，常用能够驻颜，又能当作金疮药使用，涂在创口之上颇有奇效。

梁宋带来一幅字画，乃是当代书法名家所写之“郎才女貌”四